

趙滋蕃： 我對於人 生的體驗

「我覺得：我正隨着大時代的脈膊在躍動；正隨着大時代的呼吸在呼吸。我與苦難的年青一代在一起，且一同掙起這時代的沈重的十字架而勇往邁進。」

趙滋蕃，1953，《半下流社會》(46頁)，香港：亞洲出版社。

* * * * *

海隅流浪，確是人生的另一面的開端。

在這裡，我生活的座標系是放大了，蒼白的人生經驗，也不斷地在磨折中填補進新的血液，新的內容。我覺得：我正隨着大時代的脈膊在躍動；正隨着大時代的呼吸在呼吸。我與苦難的年青一代在一起，且一同捐起這時代的沈重的十字架而勇往邁進。

我檢過「百鳥歸巢」的烟頭，為一日兩頓發酵的麵包皮，必得在烈日下走上二十多里路，鞠上一千多個超九十度的躬。這是生活的現實，人生本難於正視。在騎樓底下，我以體溫炙熱了冷冰的水門汀，我感到人生原是這樣冰冷！當我轉動發酸發痛的身軀時，多少人生的幻夢都壓縮成了一小撮麵包皮！為「活」而掙扎，暫時擺開「生」的想望。為今天祈求，暫時放棄明天！這就是生活的現實。先生們：青年是無辜的！青年何負於國家民族，而國家民族確實斷喪了多少青年！而時代的悲劇，也確從此處開始。

為拾取剩餘消費品，我們匆忙地追逐着垃圾堆。為一塊兩塊碎玻璃，我們不惜以鮮血去換取，為一張兩張舊報紙，我們不惜去爭拾；有時在垃圾堆中，翻到一手又稀又臭的糞溺，含住一包辛酸的淚，將大糞抹掉，又繼續為生活掙扎。然而我感到：腐臭的人生的外殼，正緊閉住生命的神奇的芬芳。海上雖已無逐臭之夫，而海隅却有一大羣無辜的青年，吸取人類的餒餘，以為滋養料！先生們：你們忍心苛責他們沒有出息，自甘墮落嗎？風涼話我們決不能講的。

古代有南郭先生的韻事，我却曾親為今日的南郭！當我雜在出殯的音樂隊中，拿起一枝風笛，不知如何吹奏，我心惘然！火刺刺底心頭，渴望着真實的生活，而生活內容竟如此空虛！當我脫下那套白制服，回復到本來面目時，我深深地太息：人生真像一場傀儡戲！先生們：社會是拿甚麼來為啟導青年的！損不足以益有餘，在人類失望的心靈深處，一定會掀起風暴！

作為一個敲石子的散工，我親切地體驗到人生是一樁端的事情；生活着，是一件嚴重的現實。一個人祇要思想真，行為真，就是傲然地死去，此心無愧！

作為一個扛麵粉的腳夫，揹着兩袋麵粉，顫慄在又軟又窄的挑板上，我感到人生本來是危險的征途，危險的掙扎，危險的後顧與前瞻！

在石塘咀的天台上，風雨曾剝蝕我殘餘的活力。我還生存，因為我還有感覺，我感到冷！我還需要活，因為活着是一種權利！「夜闌臥聽風和雨，鐵馬冰河入夢來」！想不到在現實的生活之旁，還橫躺着一個詩的生活！

在筲箕灣的樓梯間，我曾凝視着空濛夜色，諦聽遠處的更聲，近了，又遠了！蜷縮在深沈的長夜的心上，我對浮世人生，慘然發笑！強者一個人時最強！我掙扎着要爬起來，但腳氣病使我輾然乏力。默默地，我回憶着如烟往事，祇感到人生如夢復如烟。

保留一縷希望，我總得活下去！